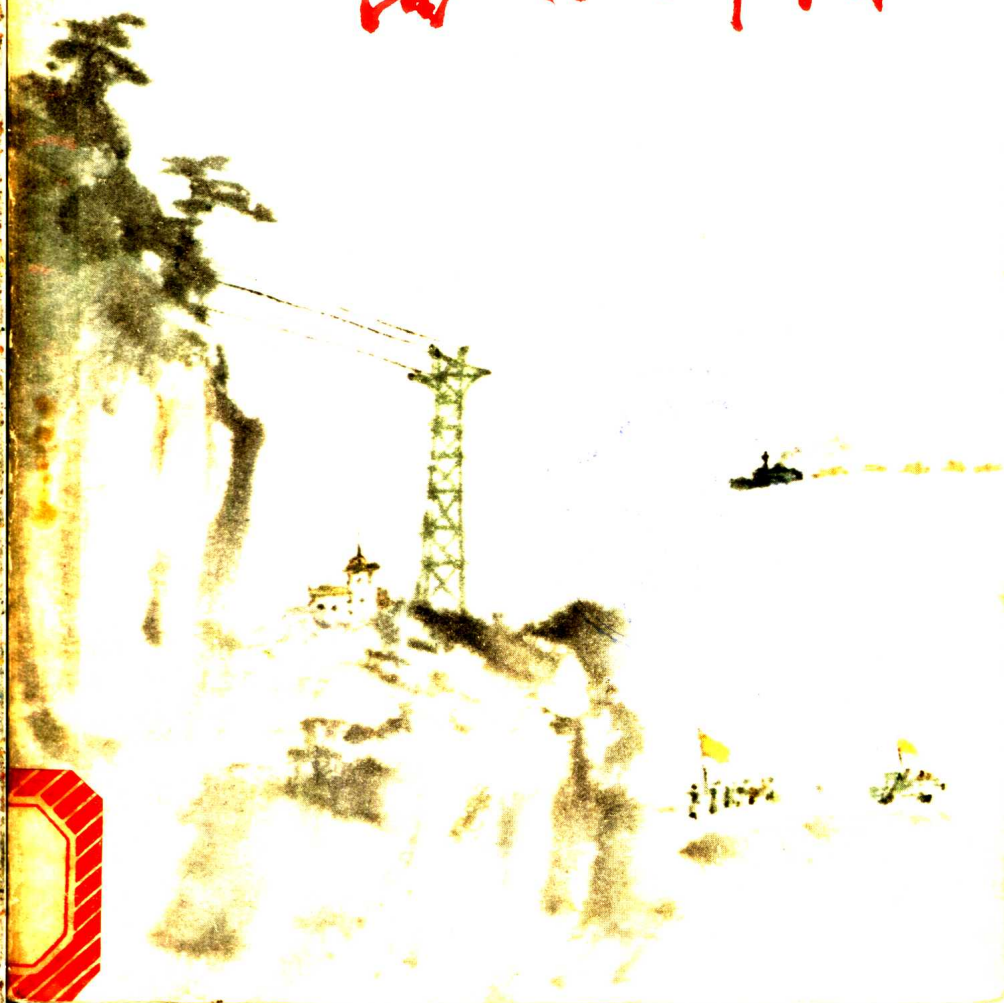


0174044

高峡出平湖



01740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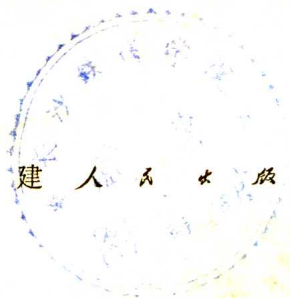
C0190589

报告文学、小说集

高峡出平湖

《高峡出平湖》创作组

福建人民出版社



封面画 陈 挺

高 峡 出 平 湖

《高峡出平湖》创作组

*

福建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3年7月第1版

197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书号：10173·25 定价：0.46元

目 录

平湖颂 (散文)	江 汛 (1)
一坝横锁万顷波 (报告文学)	晓 帆 (14)
战斗在深深的岩层 (报告文学)	王仁杰 陈方元 (30)
扛大轴的人 (报告文学)	洪江凌 (47)
“配角”先锋 (报告文学)	如 龙 (69)
喜会战友 (小说)	林承璜 (78)
溢洪道上 (小说)	黄祯祝 (100)
车师傅 (小说)	李辉良 (111)
开山女将 (小说)	陆昭环 (121)
攻 关 (小说)	郭家齐 (139)
银线飞架 (小说)	飞 浪 (148)
竞 赛 (速写)	谢 丽 (158)
老游击队员 (速写)	杨贾郎 (164)
李连长 (速写)	吕永春 (171)
溪水清清 (速写)	方学军 (178)
开炸班长 (速写)	兰池菊 (184)
故乡水 (速写)	黄春安 (190)

当代愚公创业来（诗五首）	林 张等	（198）
战地杂咏（诗）	杨骏英	（202）
山美水库赞（词）	张 立	（204）
英雄谱（诗四首）	周焜民	（206）
工地灯火（外一首）	陈瑞统	（212）
晋水新篇传四海（诗）	林俊江	（216）
众志成城（木刻）	洪敦品	（20—21）
无坚不摧（国画）	游遵绍	（44—45）
鹰击长空（国画）	黄达德	（148—149）
电站——“地下宫殿”（木刻）	吴茂全 游遵绍	（214—215）
归国观光（国画）	李硕卿 林崇忠	（220—封三）
后 记		（218）

平 湖 颂

江 汛

晋江，流过了遥远遥远的年代，如今正焕发出朝气蓬勃的青春活力。

晋江发源于我省中部高耸的戴云山脉，入海处就是唐宋期间以“东方第一商港”著称于世的泉州湾。人们熟悉晋江美丽而古老的传说，熟悉它江边凌立云霄的东西双塔，熟悉它流域上长龙卧波般的洛阳桥和五里桥。晋江两岸劳动人民创造了光辉的古代成就，在阳光灿烂的今天，当代愚公更描会出了一幅幅雄奇的图卷。

一九七一年一月正式全面开工，原计划一九七四年完工的我省最大的综合利用水利工程——山美水库，由于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晋江广大干部和群众，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坚决贯彻执行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结果在一九七二年十月，提前二年胜利竣工了。世世代代，人们早就盼望着开发晋江丰富的水利资源，

只有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个浩瀚的人工湖泊才能这样奇迹般地出现在晋江上游。“提晋水、灌东南”的千年宿愿实现了。水库以灌溉为主，结合发电防洪，集雨面积一千零二十三平方公里，平均年来水量十一亿零五百万方，近期蓄水四亿方，年发电量一亿多度。它的建成，不仅扩大灌溉晋江、惠安、南安、泉州三县一市六十多万亩良田，而且为促进晋江地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它展示出，社会主义事业正在大踏步前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结出一个又一个丰硕成果！

从泉州出发，沿白练似的晋江西行百余里，一座横亘云天的拦河大坝兀然矗现眼前。这是一座土石混筑大坝，两面坝坡以花岗岩砌成，显得雄浑、整洁。横书在坝坡上的“山美水库”四个大字，在灿灿的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大坝拔地而起，紧抱两侧青山，南俯晋东平原，北与戴云山脉相望。浩浩荡荡的晋江支流——东溪，到这里被拦腰截断。那从千山万壑奔泻而来的水流，汇潴起平湖万顷。坝头远眺，四壁群山迤迤，莽莽苍苍，库内烟波浩渺，直连远天。在它的右侧，是导流系统和“地下宫殿”般的水力电站，电机在日夜运转。一条条高压线路从这里通向广阔的农村和工厂。左侧，有劈山而成、蔚为壮观的溢洪道，排洪时节，强大的洪流，流经鼻坎，砰然激起，水雾弥天，恍若飞瀑悬空。整个水库枢纽工程襟山带水，气势磅礴。

啊，在这里纵览骋怀，谁能不被晋江人民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伟大方针的精神所深深感动？谁能不怀着由衷的敬意缅想着在这里战斗过的英雄战士？对着这片山川明丽的工地，谁又能不越过世纪的风云，追溯它黯淡的岁月？……

千百年来，晋江两岸的土地，屡经旱涝灾害的袭击。每当秋洪暴发，晋江就象一条狂怒的孽龙，溃围决堤，席卷田园；而洪水的喧嚣刚刚平静下去，旱，又接踵而来。酷旱季节，赤地百里……从沿海到山区，一座座“龙王庙”，紧挨着一座座“祈雨亭”。在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下，人们怕水、盼水，却又无力治水。打开旧时代的历史看看，“春夏旱，禾苗俱槁”、“秋复旱，种不入土”、“民多流移，路有饿殍”的记载，触目皆是。曾经徘徊在晋江边上的古代诗人留下了这样的悲吟：“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水利失修，旱涝交替出现，农业生产衰微破败，人民灾难深重。一九三六年一次大旱，仅泉州临海乡一个不到三百户的村庄，“流落行乞，卖儿鬻女者二百四十三户，野外抛尸十余具”。在“三座大山”的残酷压榨下，成千上万的人被迫漂泊重洋，流落异国……

太阳升起来了，金色的朝晖撒遍了晋江两岸。

当凄风苦雨的岁月已经逝去，晋江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开始了掌握自己命运的新时代，不断地同旱灾水害作斗争。一九五八年开始，人们就计划截东溪，建大坝。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群众的理想未能得到实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亲切关怀下，晋江人民开始兴建山美水库。但是，又一次受到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干扰……。两条路线斗争事实使晋江人民懂得了：建设山美水库，不仅是一场水利战，而且是一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政治仗！

就在批修整风的进军号中，福建省委作出加速山美水库建设的决定。“为毛主席争光！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光！”晋江、惠安、南安、泉州三县一市二万多民兵，胸怀

壮志，从四面八方，经过长途跋涉，汇集到水库工地来了；

为了支援山美水库的建设，从北京、从天津、从上海，特快列车满载着建库物资，越过平原崇山，飞向东海前线；

在福州、在厦门、在三明……成千成万的人们为水库的每一吨钢材、每一方木料、每一个机器零件，洒下了忘我劳动的汗水；

库区内的居民，毅然决然地离开世代生息的故土，到边远的山区去重建家园。千里拉练的解放军披荆斩棘，开拓出平坦的坝区道路。九都山山水水轰响着建设者们的脚步声。

一场会战打响了！绵亘数十里的工地上，无数面红旗迎风猎猎作响，卷扬机奏起了欢快的乐章，混凝土搅拌机日夜吞山吐海。栈桥在高升，车阵在飞奔！每当夜幕低垂，千万盏电灯与星月交相辉映，东溪摇曳着忽闪忽闪的波光，那粗犷的夯歌、隆隆的开炸声、机器的轰鸣声，又汇成一支声振林木的夜曲……到处是铁流的人群，到处是一派龙腾虎跃团结战斗的气象。从专拣重担挑在肩的安装、机械、浇筑工人，到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解放军战士；从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栈桥工，到昼夜播送胜利捷报的广播员；从风驰电掣般抢运材料的司机，到爬山涉水挑饭上工地的炊事员；从一丝不苟、把紧百年大计关的质量检查员，到嘘寒送暖、一颗心紧贴万颗心的工地医生……人们都废寝忘餐地工作着。啊！那云蒸霞蔚的黎明，那风狂雨骤的下夜，在地层深处，在盘山路上，在激流中，在悬崖边，进行过多少气壮河山的战斗，写下了多少撼人肺腑的篇章……

让我们高声赞美英雄的建库者吧！

为了在一个枯水期抢过拦洪关，工程指挥部党委决定，

全力以赴，先拿下厂房和导流系统，叫溪水穿山易道，保证一九七一年十月开始填筑大坝。这是一场硬战。隧洞系统总长一千五百米，连同可以容纳一座比福州邮电大楼还高的地下厂房和三个竖井，在缺乏现代化设施的条件下进行开挖，时间只有几个月，需要多么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毅力！面对千斤重担，工人阶级心雄胆壮。听，风钻怒吼，炮声隆隆；看，一排排炮眼打出来了，一方方岩石炸下来了！洞里危石擦肩，水深没膝，每前进一步，都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为了抢时间，争速度，工人们尽量改明挖为洞挖；同时，打破惯例，采取“上下结合、分层开挖”的施工方案，变单口作业为多口作业。每当炮声刚停，他们和配合出碴的民兵，总是冒着呛人的气浪就冲进浓黑的硝烟里。出碴的机械少，就用锄头耙。碎石碴经地下水浸湿，板结得象水泥一样，许多人把锄头柄都挖断了。然而，在那争分夺秒的时刻，又有谁想到一个“累”字，说出一个“苦”字？

这难道仅仅是一场劈崖穿山的鏖战吗？不，它记载下工人阶级的硬骨头精神，它展现出工人阶级艰苦奋斗的英雄风貌！

在这一群开山挖洞的英雄战士中，刘海水给人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常说：“共产党员要把自己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有一次爆破后，厂房拱顶一块大石头被震松动，严重地威胁着底部出碴的民兵。接着又用炸药轰了两次，断裂口反而越震越大。时间逼人哪！刘海水一个箭步抢上说：“我上！”便身贴陡峭的石壁爬去排险。两侧岩壁上泉水淅沥，下面又满堆着嶙峋乱石，大家的心都绷紧了。可是他，脚不发抖，心不打颤，一步一步地攀上去……九米、十米、十一米……晶莹的汗珠在额角滚动，手膀渐渐又沉又酸了。他把

牙根咬紧，命令着自己：“坚持下去！”此刻，他眼前仿佛展现出一片红旗招展、稻谷飘香的景象，耳边仿佛骤然响起大跃进的震天战歌，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就在那块险绝的危石旁，刘海水脚登一根锚杆，左手扳着岩缝里的另一根锚杆，右手抡起铁撬，猛撬危石。轰然一声，危石排除了。人们说：“老刘，那是虎口拔牙呀！”他说：“这是责任。”责任，工人阶级的革命责任，使他变得多么忘我、坚毅。啊！看他那样从容矫捷，那样履险如夷，有谁能想到，他是对医生和同志们瞒着严重的病痛，奔来排险的。他实践了“共产党员要把自己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豪迈誓言，整颗心都扑到水库工地上了！

“把自己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这决不是一两个人的口号，这是整个工地上成千成万工人、民兵、干部和革命技术人员的心声。有这样具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的同志，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奇迹不能创造？他们终于为上大坝赢得了宝贵时间，提前半年赶在九月底开凿浇筑了全部导流系统和一座可以安装两台一万五千瓩机组的地下电站厂房。

九月下旬，连日的暴雨过后，东溪上游四个峡门的山洪汇成巨流，直冲清基工地。惊涛拍岸，声闻数里之外。洪水从刚垒起来的围水石堰底部打着旋涡冒出，一阵一阵地漫过坝基。坝基一天不清好，大坝就一天上不去。情况紧急，一支支队伍向工地飞奔而来。堰外，车水马龙，成百方成百方的红土疾速地抛下迎水坡。水深、流急，红土大量地从石堰中被“唰唰”冲走。这时，人群中爆起洪亮的喊声：“共产党员上！”一位解放军战士抱起一条棉絮，首先纵身跃入溪里。激起的浪花还没消失，又一声呼喊：“人在石堰在！”一个

民兵紧跟着“扑通”扎进水里。两岸的民兵纷纷跃向激流，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冲到了最前方……洪水搅起红土，浊浪鼓着泥流。堰底窟窿大，他们夹着土包一个猛子就潜下七、八米深的溪底……堰内，民兵们象中流砥柱，手挽手，肩靠肩，筑成一道“人墙”，抗击着那澎湃着、咆哮着、一次又一次猛力扑来的洪水。时序已近深秋，山里的下夜，霜厚风紧，水冷彻骨。人们有的是在竖井里，在溢洪道，在机器旁已经突击了十多个小时，有的是风尘仆仆，乍到工地，有的是几分钟前还躺在病榻上……此刻，他们战严寒，挽狂澜，前仆后继，没有一个怯阵，没有一个后退。岸上岸下，万人会战，激越的战歌压下了洪峰的喧嚣！……

战斗持续三天三夜。围堰闭气的胜利揭开了抢坝拦洪的序幕。这仿佛是一次检阅，它检阅了二万多民兵艰苦创业的宏伟气魄和移山填谷的革命干劲。假如你目击这场战斗，你会由衷赞叹他们是这样的一些人：山，扛得起，海，填得平；你会激动地觉得，矗现在人们面前的摩天而立的拦河大坝，它的一石、一土、一沙，都闪耀着英雄的色泽，表现了劳动人民改天换地的力量。

金色的十月，路线教育的强劲东风，卷起了“赛革命、赛团结、赛进步”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热潮。解放前，闽南地区在地主阶级挑动下，因争水引起的械斗不断。时间长的，甚至延续了十几年，惨死者数以百计。今天，旧时代反动派制造的“世仇”已经抹净。“五湖四海”的思想使三县一市人民奔走在一条革命红线上。饱经旱涝灾害的人们深深懂得团结战斗的意义。

就在这紧张的日子里，一道“壕堑”横在人们面前。要在一个枯水期抢过拦洪关，完成大坝近一百万方的填筑量，

平均日工效必须达到零点七方。但是，眼下还不到零点三方！“零点七方”，资料没有记载。右倾保守的人引经据典，说什么：“零点三，到顶啦！”

已经是冲刺的时刻了，人们将怎样战斗？

工棚里，民兵们热烈地辩论着。“‘零点七’完全可以突破，红旗一定要插上九十二拦洪高程！”一位战士“虎”地站起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十九个字，一字也不能含糊！”说话的是民兵团的一位姑娘，她的心，已经飞到了时间的前面。

好啊！我们工地的“铁姑娘”！

“铁姑娘”名叫郭石萍，贫农的女儿，是“女子先锋排”的排长。她刚到山美时，扎着两条羊角辫，成天缠着连长要“重活”干，连长瞧她个子小，笑着说：重活可是铁打的人干的，你先锻炼锻炼吧。她一甩辫子，一跺脚，嘴唇翘得老高。这一年多来，小郭到风口浪尖摔打，可真锻炼出来了。忆苦会上，她痛说家史；灯光下，她认真读书。亲人三番五次来信催促：结婚的日期快到了，回来准备婚事吧！她说：

“工程建设紧迫，我离不开！”坚决推迟婚期，日夜战斗在工地上。二月里春寒料峭，小郭看到填坝的石料不足，便带领战友们踩薄冰，下深水，从河底捞起一万多方鹅卵石，缺乏开山技工，她又加入“女子开山班”，苦练技术，从一个山头转战又一个山头，同男同志一样腰系长绳，缒下悬崖，凌空打眼，从黎明时分干到月上东山……连长说：还真是个“铁打的人”哩！渐渐的，“铁姑娘”的称号也就传开了。现在，为了“零点七”，她们“女子先锋排”发出“千车竞赛”的倡议，小郭又仿佛飞奔在盘山路上。快装、快跑，大车、满车，她把干劲鼓得足足的，向这个挑战，同那

个应战，一天就跑了十五车，行程一百多华里。收工回来，人们都惊呆了：她，手上磨破了皮，肩膀勒出了血，双脚跑出了一串串的水泡。思想保守的人说：“到底是女孩子家见不得阵，还是‘零点三’，稳吃稳咽吧？”一听这话，她当即响亮地回答：“妇女要顶上半边天！”夜里，小郭默念着毛主席的教导，捻根针火里一烘，轻轻地穿过澄黄澄黄的水泡。第二天，照样飞车上阵。有一次，她跑着跑着就晕倒了，同志们爱惜地劝道：“老虎也要打盹，该歇会儿啦。”可她掬起溪水冰一冰头额，说：“咱是在同洪水赛跑哩！”拉起车又跑开了。当脚下的血泡踩成了厚厚的茧子，小郭和她的同志苦干加巧干，不仅跨过那在某些人眼里不可逾越的“壕堑”，而且飞越“零点七”，突破“零点九”……

到处都有象“铁姑娘”那样脚踏实地的民兵战士。他们充满了一股奋发图强的劲，一股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的劲，一步一个脚印，步步都不偏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伟大真理。

为了加速工程建设步伐，挑应战书就象那满山红叶，层层叠叠。凝聚人们智慧的爬坡机、空中索道、机车改轨等一百多项技术革新项目，如百花争春，竞相怒放。一九七二年三月，正是杜鹃花如火如荼的季节，红旗，终于胜利地插上了九十二高程。紧接着，广大民兵战晴天，抗阴雨，一鼓作气又把大坝推向一百零五高程。看哪，那如钢浇铁铸的大坝，上揽九天风云，横断万里江流，显得何等雄壮，何等威武。雷劈电闪，它不改阵容；浊浪排空，它稳若泰山！让赞歌飞扬吧，飞向那些以英雄的气概写下“人定胜天”四个金光大字的人们！

啊啊，这是多么富有时代气息的工地。这里，年轻人的青春，象一团火焰在熊熊燃烧；鬓发如霜的老战士的革命青春，同样象战旗一样红艳夺目。

瞧，那是我们工地的党委书记高飞：硬扎的腰板，稳健的步伐，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他蘸大渡河水磨过战刀，在延河边饮过战马。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变得格外年青。望着他那精神矍铄的身影，不禁想起一些令人难忘的事情……

那是开挖溢洪道的时候。溢洪道是水库枢纽工程的另一个关键，全部水泥浇筑，工程相当浩大。为了保证水库的安全，枯水期必须基本完成，而建筑溢洪道的地点，地质却交错复杂。如何使设计符合多快好省的要求？老高为这也不知熬过多少不寐之夜。不久前，他同技术人员、工人、民兵一道重新审查边坡的设计方案。溢洪道削山为谷，原设计要求两边成三十四度的坡度。他们根据施工的情况，把边坡改为五十三度，最后再改为七十三度。这样，不但减少了开挖几万方土石的工作量，而且大大缩短了工期。更加可喜的是设计革命的思想在人们心里又进一步扎下了根。如今，闸室陡坡段一百一十二米的开挖浇筑，就迫在眉睫。时间，对人们来说，是多么的宝贵！夜里，在草棚灯下，老高又一次重温了毛主席的《实践论》。象一泓清泉流进心里，他感到精神异常振奋，披衣便来到设计组。“按现在的设计方案施工，需要多长时间？”一位同志信口答：“起码一年半。”老高一听急了：“等不及！”他语重心长地说：“要时刻想到‘多快好省’啊。”返身出来，风，刮得正紧。他想：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干部一定要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带路人。第二天，冒着滂沱大雨，他带着同志们来到溢洪道

上。“大家看看修正主义路线是怎么干扰我们的吧！”一个“半截子”隧洞正逼着溢洪道，那是修正主义路线破坏山美水库建设的罪证。刚上马时，有人窜到山美来，在与导流洞口垂直距离不到一百米的地方，指令再挖一个所谓的“预备隧洞”，空掷国家数万资金。大家一看到这里，按捺不住怒火中烧！老高激昂地说：“我们是在同帝修反争时间、抢速度，决不能走‘少慢差费’、‘繁琐哲学’的歪道。水库早日建成发挥效益，下游六十多万亩田地该增产多少粮食？二万多民兵该为社会主义多作多少贡献？图纸上的一分一寸，都关系着革命大局、万代基业——工期必须提前，质量不能降低，设计应该革命！”一席话说得大家心里热烘烘的。从这一天起，他就同三结合小组的同志整天在工地上忙碌着。烈日当空，踏遍深壑、层峦；夜露湿肩，走访渡工、农民。白天接着夜晚，夜晚连着白天，他们终于完成了对整个地质断面的钻探勘察。又一个刮风的夜晚，老高带着同志们对泄洪要求、地层构造、劳力组合缜密研究的资料，来到设计组。……当晨雾飘进窗棂时，一张新的设计图纸出来了：刚从初设阶段的四百五十米的闸室陡坡段，修改为一百一十二米，又缩短成五十五米，鼻坎就立在新鲜岩层上。这时啊，我们的老高笑了：“咱们的一颗心，不能不想着七亿多，想着三十亿！”

啊，岁月的风霜很容易染白人们的鬓发，可是，对于把钢铁誓言写在解放全人类大旗上的战士来说，他们的心，却是这样地连着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这是多么火红通亮的心！

“想着七亿多，想着三十亿”，它闪耀着一种崇高思想境界的光芒。然而，又是一句如此寻常的话！在这里，一年三百六十天，你天天可以听到人们说着它。

当溢洪道经过三次重大修改，为国家节约了三百多万元的投资和大量钢材水泥，工期提前六个月时，人们这样说：

当用简陋的车床啃下大部件，自行吊装了数十吨重的弧形闸门和平板闸门时，人们这样说：

当没有条件而创造条件上，自力更生，土法为主，在短短的九个月中高速度、高质量地完成一万五千瓩第一水轮发电机组安装时，人们也这样说：

当一条三十四公里长的十一万伏高压线路，跨山越水，顺利架设时，人们又这样说。

.....

如果要寻找这句寻常言语的思想源头，那么，请看看人们案头那光辉的马列主义的书和毛主席著作；请听听人们是怎样带着海一样深沉的感情在朗诵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教导——你会醒悟到，只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们，胸中的层楼，才能向着七亿多，向着三十亿敞开一扇扇大门。

就是这样一批身居草棚、放眼世界的英雄建库者，以气壮山河的气概，终于锁住了千百年来桀傲不驯的蛟龙，使我们祖国辽阔的土地上又镶嵌一颗明珠。

啊，晋江！在你漫长悠久的阅历里，何曾见过这山川巨变？自宋以来，所谓的“破金鸡，灌晋南”，历九百余载也不过是一纸空谈而已。人们传说，在你江畔的九日山上，曾经飞落一只金鸡，当它迎着旭日振翎高啼的时候，晋江两岸便“风调雨顺、岁岁丰稔”。可是，“金鸡”隐没了千年，那反映美好宿愿的歌谣“金鸡吟，产黄金，提江水，灌三晋”，被人们唱了一代又一代，也变得如泣如诉。只有在毛泽东思想阳光普照的时代，你才听到了真正的金鸡长鸣！